

花東婦好傳

朱歧祥*

【提要】

本論文應用新出土的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對比過去所見的殷王武丁卜辭，排比出武丁配偶婦好的一生活動。花東甲骨屬於武丁早期的非王卜辭，其中的婦好是代表花東子所記載的年輕婦好事蹟，相對的《甲骨文全集》中所收錄的婦好，則是王室所記載的中年婦好。兩兩相對系聯，我們可以歸納出三千多年前中國第一位歷史女性完整的生平事蹟。王國維先生當年所提出的二重證據法，不但應用於文獻與地下材料的對比，也可以拓充在地下材料與地下材料之間的互較。本文有關婦好的研究，正好提供拓大二重證據法的一具體實例。

關鍵詞：花園莊東地 甲骨 婦好 二重證據法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主任

一、前言

1991 年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安陽工作隊在殷墟花園莊東地發現一個編號 H3 的甲骨坑，出土甲骨 1583 片。2003 年考古所出版的《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簡稱《花東》)整理出有關花東子的有字卜辭 561 號^①，其中記錄婦好的總計 18 版^②。這 18 版屬於武丁早期非王卜辭的內容^③，主要集中卜問花東子上貢婦好和武丁的吉凶。對於婦好這一位武丁配偶在武丁早期實錄的了解，有極重要的幫助。

二、花東婦好事迹考

1973 年安陽殷墟博物苑右側旁發現婦好墓，墓中出土青銅禮器 210 件^④，其中有大量「婦好」的銘文，並在同坑出土的大方鼎、四足觥、石牛上鑄刻有「后母辛」，證實婦好即卜辭中武丁配偶之一的妣辛^⑤。婦好的「好」字，以「子」為字的主要結體，從女屬後增意符偏旁。卜辭中同一婦名有從女不從女的用法^⑥，如：

婦姘—婦井	婦娣—婦多
婦媪—婦果	婦媪—婦豐
婦姘—婦羊	婦娘—婦良

是知殷人有以地為名、以族為名的習慣。審視婦好墓中「婦好」的字形，「好」字多作「𠄎」，偶有作「𠄎」、作「𠄎」^⑦，女旁似兼具對稱美觀等裝飾性的功能。因此，婦好應即子姓女子，可讀為「婦子」，以族號借用為專有的私名。殷人為子姓^⑧，作為武丁后妃的婦好，似本為殷商族女，而婦好是否與花東

① 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六冊，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② 核對《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第六分冊釋文所得。

③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第一分冊〈前言〉35 頁：「我們認為，花東 H3 卜辭的歷史時代，大體上相當於武丁前期。這一結論，與 H3 坑所處的地層關係和共存陶器也基本吻合。」

④ 參《殷虛青銅器》考古學專刊乙種第 24 號，頁 87，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2 月。

⑤ 參《甲骨學一百年》第 11 章〈商代社會結構和國家職能研究〉頁 449 有關諸婦條，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年 9 月。

⑥ 參拙著《甲骨文字學》第 8 章〈甲骨文的詞性分析〉頁 163，台北：里仁書局，2002 年 9 月。

⑦ 參《殷虛青銅器》拓片附圖 43-49。

⑧ 《史記·殷本紀》太史公曰：「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

子有直接的血親關係，我們沒有確鑿的證據，但花東子再三的進貢給婦好，對婦好示好示忠，則是不容置疑的。

花東甲骨大量見花東子獻婦好的記錄。其中有直接言「見（獻）婦好」例，如：

- 26(5) 甲申卜：子其見婦好☐？
(6) 甲申卜：子夷豕歿眾魚見丁？用。
37(3) 己卯卜：子見𠄎以玉丁？用。
(22) 壬子卜：子以婦好入于妣子呼多𠄎正見于婦好，攸紆十，往鑿？
63(2) 辛亥卜，子其以婦好入于妣，子呼多𠄎正見于婦好，攸紆十，往鑿？
(4) 辛亥卜，夷彈見于婦好？不用。
195(2) 辛亥卜，呼𠄎、洎見于婦好？在妣。用。
451(3) 戊寅卜，自𠄎其見于婦好？用。

以上花東 26、37 二版，見「子獻婦好」與「子獻丁（武丁）^⑨」同出，可見花東子對於討好武丁嬪妃婦好一事的重視。子居高位，有號令眾官員的能力，但由子復呼令多𠄎、彈、𠄎、洎等官員代獻貢品於婦好，此可益見婦好更是位高權重。子對於婦好的畏懼，尤甚於對武丁。

花東甲骨復有「啓婦好」、「以（貢品）于婦好」、「𠄎（貢品）于婦好」、「告于婦好」例，都是子上貢婦好的相關實錄。如：

- 195(1) 辛亥卜：子啓婦好玨，往鑿？在玨。
37(20) 壬子卜：子以婦好入于妣，啓玨三，往鑿？
265(1) 戊辰卜：子其以磬、妾于婦好，若？
(3) 庚午卜：子其以磬、妾于婦好，若？
220(6) 甲申卜：夷配，乎曰：婦好，告白屯？用。
(7) ☐☐卜：子其入白屯，若？
3(1) 丙卜：𠄎又以女，子其告于婦好，若？

^⑨ 花東甲骨的丁是武丁，詳參拙文《阿丁考—由語詞系聯論花東甲骨的丁即武丁》，台北：台灣大學東亞語文學與經典詮釋學術研討會，2004年11月。

296(4) 癸卯卜：子弔告婦好，若？用。

409(32) 乙卜：其逆呂弔于婦好？

以上言啓，由自內而外的開戶動作引申推予、付出的意思，用法與見（獻）相當。以，攜帶，亦有以物予人的意思。告，稟告，言上貢的動作。逆，即逆，有迎意。409 版即言子進迎呂地的肉祭品於婦好。

總括以上廣義的「獻婦好」例，子和諸臣屬進貢與婦好的物品，有石器、玉器的磬(265)、玨(37)，絲織品的紵(37)、白屯(220)、黼(451)，女奴的妾(265)、金女(3)，肉類祭品的殽(409)。基本上都是一些日用品和玩好之類物品，以至用祭的人牲。

花東甲骨另有言子「媯婦好」例。「媯」在此不作生育解。如：

480(5) 甲戌卜：子呼紱媯婦好？用。在 𠄎。

(4) 甲戌卜，在 𠄎：子又令𠄎，子又丁告于 𠄎？用。

288(2) 乙酉卜，媯婦好六 𠄎，若永？用。

媯，讀如嘉，美也，有稱美、稱譽、推崇的意思。480 版言子呼令紱推贊婦好的美好，同日見子上告於武丁。

花東復見婦好已執掌兵權，對外征伐。唯例僅一見：

237(6) 辛未卜：丁佳好令从白或伐邵？

本版言武丁令好（婦好之省稱）从伯或出征邵方。相對於以下二辭，應為同時所卜，見武丁伐邵一事，曾考慮由婦好或花東子帶兵，以及由自己親征：

275(3) 辛未卜：丁佳子令从白或伐邵？

449(1) 辛未卜：白或禹冊，佳丁自征邵？

(2) 辛未卜：丁弗其从白或伐邵？

武丁亦曾令子與婦好一併赴農地，或與農作的監管有關：

475(9) 辛亥卜，子曰：余〔丙〕 𠄎；丁令子曰：往眾婦好于受麥，子 𠄎？

由以上婦好與武丁、子之間的關係密切，而子和諸臣屬又一再上貢婦好，

足見花東甲骨這一階段的婦好深得殷王武丁早年的寵信。然而，花東有關代王征伐和赴外視察農地的記錄各僅一例，亦罕見婦好參與其他朝野活動，這反映婦好於此時對於國政的介入並不深。在武丁即位初年，婦好的影響力似乎仍停留在後宮與武丁的親密關係上。

相對於花東甲骨屬於武丁早期的婦好，《甲骨文合集》(簡稱《合集》或《集》)第一期所呈現數十百條有關婦好的卜辭，明顯的是涵蓋武丁在位 59 年間中壯年的一段較長的時期。換言之，花東甲骨代表的是花東子眼光下年輕的婦好，《甲骨文合集》所收的則是王室記錄中年歲月的婦好。後者對於婦好活動記錄的繁雜和關切，舉世無匹。《甲骨文合集》中有關婦好的事類，可以歸納如下：

(一) 有關婦好帶兵征伐外邦的記錄

《合集》中多見殷王武丁直接號令婦好徵召群眾，對外準備用兵的卜辭。如：

〈集 7283〉甲申卜，敵貞：呼婦好先取（登）人于龐？

〈英 151〉乙酉卜，爭貞：勿呼婦好先取（登）人于龐？

而婦好討伐的外族，有強大活躍於西北方的土方，及印方、尸等。卜辭中殷王武丁多番「令婦好伐」、「呼婦好伐」、「令婦好征」的記錄，見武丁對婦好的倚重，授與兵權。婦好復率令西邊附庸「沚馘」和「侯告」隨從征伐，亦知婦好有號令藩屬的實權。例：

〈集 6412〉辛巳卜，爭貞：今王取人，呼婦好伐土方，受有祐？
五月。

〈集 6478〉貞：王勿唯□婦好比沚馘伐印方，弗其受□？

〈集 6480〉貞：王令婦好比侯告伐尸□？

〈集 6459〉壬午卜，卜賓貞：王取婦好令征尸？

此外，〈英 150〉一版有「辛巳卜，□貞：登婦好三千，弄旅萬，呼伐□？」一辭，可見婦好有掌握一定領土群眾使用權的能力。「登婦好三千」，是由婦好所屬土地徵召三千人為軍隊。婦好直接管轄的人力，至少超過三千人。

(二) 有關婦好受命進行祭祀的記錄

《合集》中亦見詢問殷王呼令婦好祭祀先祖母妣吉否的卜辭。如：

- 〈集 2643〉甲戌卜，貞：婦好不往于妣庚？
- 〈集 2641〉貞：勿呼婦好往燎？
- 〈集 2640〉☐婦好燎一牛？
- 〈集 2631〉貞：夷婦好呼𠄎伐？
- 〈集 94〉乙卯卜，賓貞：呼婦好𠄎奴于妣癸？
- 〈集 2609〉呼婦好𠄎于父☐？
- 〈集 2650〉貞：呼婦好祝☐母☐𠄎？

以上「呼婦好往舉行祭儀」的省略主語都是殷王武丁。婦好用祭動詞，有祭祀的泛稱：𠄎（應即𠄎字的繁體），亦有祭祀的專名：燎、𠄎、祝等。其中〈集 2643〉言「往于某妣」例，「往」字作為祭祀的用法過去罕見，唯花東甲骨出土後得知這種用法是由花東而《合集》一脈相承。「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婦好在這一階段能代替殷王進行祭祀的儀式，與先王鬼神溝通，顯然已挑負國家之重責。

(三) 有關祈求祖先降佑於婦好的記錄

《合集》有大量「𠄎婦好」例。𠄎，即禦，有祭祀求吉去災之意。禦祭的對象有羸甲、父乙、妣甲、妣庚、母庚等先祖妣。如：

- 〈集 656〉☐卜，𠄎貞：𠄎婦好于羸甲：小☐又妾？
- 〈集 702〉貞：𠄎婦好于父乙：𠄎宰𠄎穀，𠄎宰十奴穀十？
- 〈集 2613〉𠄎婦好于父乙？
- 〈集 2616〉貞：𠄎婦好于妣甲？
- 〈集 2617〉貞：于妣庚𠄎婦好？
- 〈集 2618〉☐母庚𠄎婦好齒？

以上辭例都見殷王對於婦好的關切，特別是祈求自己的父母祖妣降福佑於婦好諸辭，武丁對婦好的鍾愛，溢於言表。〈集 2618〉一辭卜問「𠄎婦好齒」，應該是求佑婦好的齒疾而言。

(四) 有關婦好生病的記錄

相對於花東甲骨大量記錄子的病歷，《合集》亦有詳細的為婦好問疾求無恙的卜辭。如：

- 〈集 13714〉貞：婦好有疾，侏有𠄎？
〈集 13931〉婦好其征，有疾？
〈集 17391〉貞：婦好𠄎，大瘡^⑩，征𠄎？

至於婦好身體某部分的疾痛，《合集》第一期卜辭中也有清楚的記載，此可見在位者對於婦好的重視。如：

① 齒病

- 〈集 773〉婦好弗疾齒？
〈集 2618〉母庚𠄎婦好齒？

② 骨凡有病

- 〈集 709〉貞：婦好骨凡有疾？

③ 趾病

- 〈集 2627〉甲戌卜，𠄎貞：勿𠄎婦好止于父乙？

④ 腹病

- 〈集 13711〉貞：婦好不征，𠄎（疾身）？

⑤ 鼻病

- 〈集 13633〉貞：婦好𠄎，侏有疾？

⑥ 夢疾

- 〈集 201〉貞：婦好夢，不佳父乙？

以上問疾的內容，包括牙齒、骨凡、腳趾、腹部、鼻腔和造夢，基本上都並非重病。殷王武丁為婦好疾求佑於父乙、母庚，是知武丁對婦好的關切。

^⑩ 瘡，字從疒從值，應即值字的繁體，相當於「艱」字，此指有關疾病的艱困。

(五) 有關婦好其它事類的記錄

由《合集》中「婦好—動詞」例觀察，見婦好除了征伐、祭祀、患病外，復有見（獻）、往、來、示、使、取、冥（媿）、羸、擊等活動。例：

- 〈集 2658〉貞：呼婦好見多婦于篚？
〈集 9693〉貞：呼婦好往，若？
〈集 2653〉癸酉卜，亘貞：生十三月婦好來？
〈集 2631〉婦好示十屯。賓。
〈集 6568〉𠄎𠄎貞：婦好使人于眉𠄎？
〈集 2636〉貞：婦好𠄎取上？
貞：婦好𠄎取不？
〈集 6948〉貞：婦好冥（媿），不其媿（嘉）？
〈集 13926〉庚子卜，𠄎貞：婦好𠄎（有）子？
〈集 13927〉婦好毋其𠄎（有）子？
〈集 13646〉貞：乍𠄎，婦好羸？
〈集 17380〉貞：王夢，婦好不佳擊？

由以上記錄，婦好應在盛年之際。殷王對婦好有私人生育上的關切，並有公事方面的號令婦好進獻多婦與龜版。殷王又命令其往來某地，驅策群眾。婦好顯然具備行政上的權力和責任，包括對外貢品的掌握，和對內治安的管理。婦好權傾朝野，〈集 17380〉卜問「王夢」是否與婦好有關，武丁顯然已警覺有婦好掌握實權的威脅。相對而言，花東子卜辭中刻寫武丁和婦好的內容，則仍沒有這種既親密復有警惕的關係。

互較花園莊東地甲骨和《合集》中有關婦好的記錄，可整理出 35 條辭例，列表如下：

辭例	花東甲骨	《甲骨文合集》第一期
1.見（獻）婦好	+	-
2.啓婦好	+	-
3.以〔貢品〕于婦好	+	-
4.逆〔貢品〕于婦好	+	-
5.告婦好	+	-
6.媿（嘉）婦好	+	-

7.令婦好伐	+	+
8.呼婦好往	+	+
9.呼婦好伐	-	+
10.令婦好征	-	+
11.呼婦好令	-	+
12.令婦好从	-	+
13.登婦好	-	+
14.呼婦好往燎	-	+
15.婦好燎	-	+
16.呼婦好卣	-	+
17.呼婦好𠩺	-	+
18.呼婦好祝	-	+
19.婦好	-	+
20.幸婦好	-	+
21.婦好有疾	-	+
22.婦好其征	-	+
23.婦好囿	-	+
24.婦好夢	-	+
25.呼婦好見（獻）	-	+
26.婦好來	-	+
27.婦好示	-	+
28.婦好使人	-	+
29.婦好冥（媿）	-	+
30.婦好有子	-	+
31.婦好羸	-	+
32.婦好擘	-	+
33.賓婦好	-	+
34.〔某神祇〕取婦好	-	+
35.〔某祖先〕𠩺（咎）婦好	-	+
總計	8 條(23%)	29 條(83%)

以上 35 組辭例，花東甲骨只有 8 條，佔全數的 23%，而《合集》則多達 29 條，佔全數的 83%。二者間重疊的只有 2 條(5.8%)，明顯證明這兩堆材料刻寫的時空和角度有極大的落差。對於婦好同一人的描述，由花東子的眼光看，是宮庭中位高得寵的年輕國母，剛掌握了宮中的實權，並企圖透過武丁的寵幸而展示個人的對外能力。花東甲骨見殷王命令婦好征伐和祭祀的僅各一條，相對

的在《合集》中的婦好，多番對外登人進行長期征戰，並主持無數的祭儀。後者所呈現的應是壯年的婦好，權力已涵蓋內外朝，關乎殷商國運的權臣角色。

三、結語

王國維早在《古史新証》一清華講稿中明確點「二重証據」的治學方法，強調應用地下材料和可靠的古書的互較，可以將信史復原¹¹。事實上，這種二重論証，可以拓充至新出的地下材料和舊有地下材料之間的互証。例如「婦好」這一重要的人物，顯然是一極重要的橋樑，幫助我們釐清花東甲骨和原有王卜辭中的若干關係和差異。透過花東和《合集》的對比，有一點是可以確實無訛的，是花東甲骨中的婦好活動能力和權責遠遠在《合集》的婦好之下。換言之，代表武丁早期的花東甲骨主人子，占卜內容以子為主。花東子為維持與殷王室的緊密關係，故對武丁年輕的寵妃婦好進貢無數。而《合集》則是以武丁為主線的占卜記錄，自然看不出也不會看到「見婦好」的事例，相反的由「婦好見」的句子可證明婦好有上貢於殷王的權責和身份。由《合集》繁雜的婦好的事例觀察，應該是武丁中壯時期的一段實錄。花東新材料的出土，能幫助我們對於婦好一生前後期有較完整的了解。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¹¹ 參王國維《古史新証》第一章〈總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The Biographies of Fu Hao in Oracles Excavated in East Side of Hua-yuan Site

Chu, Ki-cheung*

【Abstract】

Using the new documents obtained from the oracles excavated in the east side of the Hua-yuan sit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mbine it with the scripts found in Wu Ting oracles bones to delineate the life story of Fu Hao. What we find in the Huan-yuan site is not related to royal endeavor, and Fu Hao therein is in her youth, whereas the Fu Hao found in Complete Collection of Oracle Scripts is in her middle age living in royal house. Combined those two together we might be able to delineate a complete picture of a historical woman three thousand years ago. The “double-evidence methodology” of Wang Guowei, in this case, is applied not only to documents and underground excavations, it can also be applied to include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dug-ups. This study of the two Fu Haos thus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of what Wang Guowei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Keywords: East side of Hua-yuan Site oracle bones Fu Hao
“double-evidence methodology”

* Professor and chairperso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